

光陰的故事

文 / 鄭敬楓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研究部主任



當了二十幾年的小兒科醫師，自己覺得小兒科醫師跟其他科醫師最不一樣的地方，就是過了幾年之後，再看到這些小朋友就會不認得，因為他們都長大了！

我之前有一個病人妮妮，醫護團隊稱呼這位個案為「六·八八的奇蹟」。她是個甫出生一個月的小嬰兒，送到急診室發現她罹患的是很嚴重的酸血症，血氧濃度只有六點八八，來的時候已經休克了，旋即住進小兒加護病房。隨後為妮妮進行超音波的檢查，發現她的心臟擴大，可能是心肌病變或是發炎，整個心臟呈現衰竭無力的症狀。經過一個多月的急救與治療，讓這個小朋友的狀況慢慢穩定下來，後來順利出院回家。還記得在擔任她的主治醫師時，因為



■ 有深厚音樂素養的鄭敬楓（右二）醫師，常在慈濟醫院的相關活動上獻藝。攝影／簡元吉



■ 專長小兒心臟內科的鄭敬楓醫師，曾幫助許多心臟病童找回健康。圖為他專注的為小朋友進行心臟超音波。攝影／謝自富

這個小朋友的身體狀況不穩定、變化又多又快，所以每天都要記錄很多次。因為這例個案很罕見，當初還有一位醫學生做了一份研究報告，並特地跟妮妮合照，祝福妮妮早日康復。

妮妮出院後，常常可以在回診時看到她恢復後的可愛模樣，不過仍有心律不整的問題，但是門診追蹤一、兩年後，不經意間就不見了；加上她住在瑞穗、路途有些遙遠，也就沒有再回來。但是很意外的，在二〇一〇年九月、十月間，一個八歲的小女孩又出現在我的門診了，我看到她的媽媽才回憶起，她就是當出的小病人妮妮，媽媽跟我說：「鄭醫師，妮妮好久沒回來給你看了！」

一見到妮妮，我幾乎不認得她了……只能從眉眼間依稀看出之前嬰兒的樣子，因為現在的妮妮皮膚變得很黑，跟以前白皙的樣子截然不同。我還跟她開玩笑說，「妳們教室都沒有屋頂嗎？怎麼上課還會曬得這麼黑？」原來是因為時常跟著擔任泛舟教練的父親出去，所以全身都曬得黑不溜丟。看看現在的她，再回想當初一個多月大時的虛弱模樣，瞬間讓我覺得當醫生充滿了成就感，可以幫助一個小孩子健康快樂地長大。

這個個案的故事讓我想到，在小兒科門診遇見的狀況真是變化多端。另一位個案是我一九九〇年還在臺大醫院當住院醫師的時候，

接到一個六歲的血癌小病人。這個孩子非常喜歡音樂。那時剛好我們一群醫師有一場演奏會，我就拿了兩張票給這位小朋友跟她的家人，演奏會後我們還一起合影留念。意外的是，二〇〇九年年底我在臺北慈院看門診的時候，一位年約廿五歲的大女生突然跑進門診診間，我還在懷疑是不是我的病人，但是她又沒有掛號。後來她開口就問我是不是鄭敬楓、還記不記得她？原來她就是我二十年前的那位小病人，康復後現在已經在英國留學攻讀外文碩士，當下確實深深覺得，「我真的老了」！

看門診真的常常會遇到一些很意外的事情，二〇一〇年年初我也是在臺北慈院看門診，突然間有位帥氣的大漢跑進我的診間，一開口就叫我的名字、跟我打招呼。原來他就是演過很多次大愛劇場的男主角的夏靖庭，他同時也是我的高中同學，我已經三十年沒看過他了。接連的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就在與孩子長大後相遇以及與老朋友的重逢之間，歲月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流逝了，而我最深的感觸就是真的要把握當下，因為光陰無價。雖然已經從醫師哥哥變成醫師叔叔再進階成醫師伯伯，但在與小朋友的相處之中，也讓我永保年輕的心情和眼光，也許走在路上認不出這些長大的孩子，但看到他們恢復活力健康成長，就是小兒科醫師最欣慰的事。🌱

■ 雖然常常隨著孩子的成長而認不出自己的小病人，但看到孩子健康的長大，就是小兒科醫師最欣慰的事。攝影／謝自富



打開記憶之盒

文 / 姚朝元 臺中慈濟醫院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

十月底，臺中慈濟醫院舉辦第二次癌症遺族聯誼會，地點移師到後山上的嶺秀山莊舉辦，在美好的環境中，志工、醫師陪伴下，多位遺族前來參與

當天的天氣晴朗，但冷冽的溫度，適時地提醒路人換上溫暖的冬衣；映照著今天的聚會，就算是單純不過的午後，就算沒有特別的名義，思念的溫度，也會提醒著我們，要保重、要幸福，因為，祝福和希望，是先走一步的家人遺留下來最後的毛衣！

這是個尷尬的聚會，因為隨時都可以感受到，蘊藏在一團和氣的笑容裡，包含著我們一部份的共同記憶——對遺族來說是摯愛的親人；對醫師來說是曾一起努力與死神拔河的病人、對志工來說是用心陪伴過的對象。這也是個奇妙的聚會，是可以允許主要成員不在的聚會，於是，就讓開心與難過的心事圍繞著不在的主角，而我們則像個偵探，從言談、從照片試圖找出他們曾經存在過的證據！

這些不在場的主角，因為身體裡不正常的細胞逐步替代了正常細胞，使得逼近的分離替代了曾有的相聚，陰霾替代了曾有的陽光，不確定替代了確定。遺族們來自不同家庭，但弔詭的是，大家遭遇的情節，竟是如此的似曾相識，如果沒有上帝，誰又能決定當日我們的聚會名單呢？如果上帝真的存在，祂的決定又根據什麼，是誰



■ 因父親也曾是癌症病人，了解癌症之苦的姚朝元醫師，常以最溫暖的笑容讓癌症病人寬心。
攝影 / 梁恩馨

又註定會有什麼樣的疾病，什麼樣的遭遇？

我們早已聽取了許多流行病學研究報告，四個人之中，就可能有一個人會得癌症；研究報告也指出，哪些危險因子可能促成癌症發生，可是當癌症真如同大水一樣，淹到家門前時，每個人的生理與心理的獨特性，以及對待疾病的反應，又豈是研究報告可以呈現和指導的？好幾次，身為醫師的我們，越過了醫學已知的藩籬，進入了更多未知的叢林，此時醫師的光環，如同螢火一樣的黯淡，同時背負著家屬溫情企盼，而嚮導終究也會遇到地圖未曾指引的地方時，這是第一次，我們和神如此接近，不管是否有宗教，或是否迷信，如果可以，就讓一切良善成就吧，我們不在乎任何外在的定位！

在疾病未曾明朗、治療使不上力的時光中，我們曾與在疾病前線掙扎的病人和家屬，一起走過那不順遂；在無常打擊下，家中其他份子，努力重建起正在消逝的圓滿。也許，陽光最終仍會驅走陰暗，笑顏終會取代愁苦，但是，我們都了解，空在那裡的位子，是誰也無法替代的……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我們都在《心經》的圓滿裡，找到可以釋懷的答案。

因為工作關係，接觸過許許多多的家庭，聽過許多故事後，我總

■ 在治療與陪病的過程中，姚朝元醫師同時體會到上天賜與生命的脆弱和強大。攝影／梁恩馨



是帶著兩個記憶盒子。有些悲傷的記憶對我而言，是上了封條和枷鎖的，我總是習慣巧妙地迴避，也情願把這些祕密一起沉入地下，人前堅強和克制是一種禮貌。然而另一個盒子中，放的是病人曾經努力活著的样子，儘管前方路況不明，甚至此路不通，然而每一次面對，我們依舊像一群在山洞探險的小朋友，努力地彼此打氣，期待找到生命出口；當到最後仍找不到時，我就會轉過頭來說：「嗯，您真的很努力唷！就在這裡先休息一下吧，等有體力再說！」這個盒子，是我常打開的，我們需要正向的鼓勵，才有辦法像個小朋友接觸第一次的新奇般，保持不退的衝力。

對我而言，每一個人，都像一張 CD，封面設計不同，時間不同，曲目也不一樣，只有在人們接觸互動中，才能聆聽其中的內容，很慶幸有這樣的機會，可以欣賞著古往今來許多天才創作的音樂，也包含著你我的故事。

生命的課題，一直都是墨人騷客，思考低吟的內容，這些就留給哲學家去煩惱吧！此刻的我們，可以開心地說話、吃飯、走路，好好活著，就先不要去想一年後、十年後會如何，因為，上人曾經開示：「人生無常，不知道明天先到還是無常先到」不管哪個先到，今天的我們，還是要記得笑！🌱



■ 臺中慈院的癌症關懷小組，由姚朝元醫師引導與陪伴，醫師、社工師和志工群組成的團隊，用心陪伴病患與家屬。攝影／梁恩馨